



彩虹

责任编辑：《世界文学》编辑部苏联文学组

封面设计：张乃涵

世界文学丛刊第四辑

彩 虹

(1979年苏联中短篇小说集)

《世界文学》编辑部编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 安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5 $\frac{3}{4}$ 印张 338千字

1981年9月第1版 198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3,000册

统一书号：10190·066 定价：1.25元

编辑说明

小说集《彩虹》是《世界文学丛刊》第四辑，计编选苏联十八位作家的二十个作品，主要是短篇小说，另有几篇中篇小说。这些作品均选自苏联1979年各种大型文学期刊。

收入本辑的作品在题材、倾向和语言色彩上虽不相同，然而，小说多从现实生活的不同角落撷取素材表现社会问题。作品中不同人物的遭遇反映出的时弊，以及对历史事件的探索等，使读者不难通过这些作品捉摸到现代苏联社会生活的脉搏。因此，这些作品也可以称之为社会问题小说。

表现所谓社会道德问题的作品在本小说集中占多数。

《彩虹》、《初恋》两篇揭示的是家庭生活中的问题：对物质利益的一味追求使人堕落到置常理于不顾的地步；而酗酒、偷窃等恶习竟至摧残生活中美好的东西。《独居女人》写一位颇有名望地位的女人没有家庭生活幸福，小说平淡，结局却足以发人深思。《永恒，永恒的海》等几篇是另一种特色的社会道德小说，它们没有什么情节，也不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而侧重发掘爱情和责任感等题材的道德含义，因此，作品的倾向表现得曲折、含蓄。相同的特点也表现在本辑《分家》等几个描写儿童生活的作品中。这些作品主要反映社会道德问题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强烈影响，显露出现代苏联儿童文学创作的某些倾向。

反映战争生活的五篇小说在表现手法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邦达丽夫娜》虽然同样颂扬英雄人物，然而强烈的浪漫主义气息却别具一格。其余四篇因袭五十年代末出现的表现“战壕真实”军事小说的手法：侧重描写战时的一般生活和人们的种种感受，表现战争中一般人物的命运。《奥符夏尼柯沃峡谷》从另一个角度描写前线士兵贪生怕死的恐惧心理，并渲染战时的艰苦。《士兵们的寡妇》等则反映了战时后方人民含辛茹苦的生活。

编选这个集子时，我们注意了作品题材的广泛性、艺术风格和创作手法的多样性，除一般题材的社会小说、历史小说外，还选入一些正在兴起的侨民题材和“生态学”文学的作品，并附有原作中的一些插图。本集所收作品在苏联国内评价不一，有的受到读者欢迎，有的获得一些期刊的奖赏，有的迎合苏联官方的对外政策。

在编选过程中，我们曾得到赵瑞平、赵迪生、关予素、罗进德等同志的热情帮助，特致衷心的感谢。

我们的能力有限，选编工作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给予指正。

1980年

目 录

编辑说明

阿·阿列克辛	分 家	邓蜀平译 (1)
阿·阿尔卡诺夫	姑娘的病好了	桴 鸣译 (50)
费·阿勃拉莫夫	一个伟大的公社社员的故事	粟周熊译 (75)
勃·布什马	格鲁吉亚群山上空的热麦季 亚苍天	叶 子译 (85)
费·维德拉什库	您这儿有浅蓝耳朵的粉红色 大象吗?	范国恩译 (92)
谢·沃罗宁	出 卖	孙琪璋译 (133)
谢·沃罗宁	初 恋	张小军译 (140)
奥·冈察尔	邦达丽夫娜	乌兰汗译 (153)
格·古利亚	切佩日, 朝夕思慕的森林	枚 文译 (167)
维·杰利	在伊斯特拉河上	周爱琦译 (178)
维·康德拉季耶夫	奥符夏尼柯沃峡谷	习 雯译 (200)
弗·理定	彩 虹	关予素译 (256)
弗·理定	涅 架	关予素译 (267)
维·洛基诺夫	世界多美好	王金陵译 (272)
叶·马克西莫夫	士兵们的寡妇	万 叶译 (296)
巴·尼林	非洲日记	姚 逢译 (320)
巴·鲁宾宁	图 书	李 颀译 (352)
札·萨尼柯夫	最后一次侦察	姜 平译 (406)
阿·特卡钦科	永恒, 永恒的海	金 戈译 (427)
留·尤尼娜	独居女人	毛佩琦译 (461)

阿·阿列克辛

邓蜀平译

分 家

我们家的案子定在中午十二点审理，但我上午十一点就跑去了，因为我想事先找审判员谈谈，把唯有我才知道的详细情况告诉他。

人民法院设在一楼，它象是这座用灰色虎皮石砌成的居民大楼地面上的屋基。我心想：“楼里的每家每户在这儿生活、交往，大概没有什么原因被法庭传问……但许多人家需要劝解，而且应当及时，免得有朝一日为了弄清是非曲直还得到这第一层楼里来，它门旁玻璃的乳白面上写着‘人民法院’的字样。”

每个不得不动手术的人，都觉得这似乎是医学史上第一次外科手术；每当人想到自己的死亡，也会觉得这是人类史上唯一的一次死亡。定在十二点审理的案件，在我看来也好象是人世间的第一场官司。其实，在这之前两小时已经开始审理另一件案子了。案情同我家的有些相似……但这只是最

初的感觉，因为就在这一天，我明白了，法庭审理的案件就象人的性格一样，彼此决不会一模一样。

被称为审判厅的那间房里已经挤满了人。我从贴满各种通告和告示的大门门缝往里一眼就瞧见了那坐在一把威严的高背扶手椅上的审判员。她约摸三十来岁，脸上并没有要决定别人命运的那种傲气。她象一个坐在课桌后面的小学生一样，俯身在一张很有气派的桌子上，面带一副稚气的困惑甚至是畏惧的神情，望着一个背朝我站着的细高挑儿男人，他象是从牙膏筒里挤出来似的……其实，她在我的心目中才是个职务吓人的人呢。

从门缝里看不见人民陪审员。

门猛然大开，一个年轻的胖女人冲进走廊，面孔涨得通红，似乎她是审判厅里那场官司的主要角色。这女人根本没发觉撵门碰了我，她用颤抖的手指抽出一支香烟，接连擦断好几根火柴，好容易才把烟点着，随即用身子严严实实挡住门缝。她不断朝走廊里喷烟，同时用一只耳朵和一只眼睛象磁铁一样捕捉着房间里的一切动静。

“里面在审理谁的案子？”我问她。

这女人没答理我。

“妈妈，您得明白，我要求一切解决得既合法又合理。”从门缝里传出那个象从牙膏筒里挤出来的男人色厉内荏的喊声。

停顿了一下。大概是审判员，或者是那个被他称为“您”的妈妈讲了些什么。

“里面怎么回事？”我又向满面通红的女人问道。

她仍旧不理我。

户外的夏末怎么也不肯流露出秋天的景色，这就象一个到了退休年龄的人不愿“光荣退休”，还拼命要显得年轻点儿一样。

在那些我爱读的上一世纪的小说里，对母亲常以“您”相称：“您，好妈妈……”这没有什么不自然的，因为每个时代都有它流行的服装、发式和交际的风尚。我知道，农村至今这样称呼母亲，那里习俗难改。可在城市里，我总觉得这个“您”与时代格格不入，表面上谦恭有礼，实际上反而显得疏远。

“既合法又合理……”不久前我也听到别人说过这样的话。我发现恰恰是做事违背天理的人爱说这种话。如果一切都合乎情理，何必如此大喊大叫呢？我们并不因为我们血管里血液在流、胸膛里心脏在跳而喜出望外。当然，要是心脏一旦出现间歇……

街上细雨蒙蒙，时断时续，若有若无。我回到走廊上，走近那女人，此时我觉得她好象已变成了一台录音机。

“请问，是不是快到休息时间了？”我问她，因为走廊上除她以外再也没有别人。

她稍稍离开门缝，压低嗓门儿冲我斥道：“别打扰！”好象她正在音乐会上听一位伟大的钢琴家的演奏，唯恐漏过一个音符、一个节拍。

“看来休息时间快到了，”我心想，“马上我就可以找人谈谈，商量商量……”

昨晚我整整一夜都在预习和审判员的这次谈话。我想好了一些词句，深信她听了能记在心中，以后在她审理我们的

案子时能用上。

然而房间里的谈话老不结束。我就象一个在考场外等候考试的大学生，又从头背诵事实、论据、日期。这一切不知不觉连成了漫长的回忆——不仅有我个人的，还有当着我面经常重述的别人的回忆，如今都融为一体，变成我自己的回忆了。

我知道过去有过“家族田产”、“家族传统”、“家族显贵”……

而我呢，出生时^①却受了伤。产科医生接生时慌了一下，动作慢了一点，结果我那什么事还没想过的脑袋就发生了颅内出血；给我治病的一位大夫安慰妈妈说，伤不过是“局部性的”。虽说是“局部性的”，但逐渐影响到全身发育不正常，成了全身性的病。可惜我对自己出世那天发生的事毫无印象。我得病这件事竟载入史册：不是因为我得过病，而是因为我的病居然治好了。这真是罕见的奇迹。我幼儿时期的呆小病甚至写进了教科书。出名的法子倒也真不少呀！

我对医生万分崇敬。总是满怀希望、可怜巴巴地望着他们的眼睛……但我也止一次想过，产科医生一个不小心的动作就可能关系到一个人的一生：莫扎特就可能成不了莫扎特，苏里科夫或波列诺夫^②的手就会失去控制而不能握画笔，象我这样死里逃生的平庸之辈也会因此终身受罪。一个

① 俄语中“家族的”与“出生时的”是同义词。

② 两人均为十九世纪俄国著名画家。

人偶一失手（而他无权疏忽大意），往往会比法官更能决定人未来的一生，而顷刻间的错误会使所有与这个生命息息相关的人都无辜受累。

我和正常婴儿不一样，我不会爬，而且连一点点“变换位置”的愿望都没有。这些情况是在奶奶快要再嫁的时候才发现的。

“她是我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情人！”六十岁的未婚夫这样称呼奶奶。

“他爱上我的时候，我们俩都刚满十七岁。”后来奶奶对我讲，“可是我们之间什么事也没有过。”

“一点也没有？”我追问道。

“好象，有过……一次接吻。”

“确实在十七岁？”

奶奶点点头。

“不约而同！”我惊呼起来，“我也是在十七岁……”

“可我怎么一点儿也不知道？！”

“假如当时我说了出来，那么，这次已经为时过晚的接吻，对大家无异于一次地震。可是我没有说，你看……大家不都活得好好的吗？虽然妈妈——如常言所说——是在场的见证人。”

“她怎么看见的？”

“她从窗口瞧见了。”

奶奶认为这一吻对我生命没有任何危险。常常我只消说半句话她就能猜透我的心思。有时候我一句话不说她也能猜出来。她只朝我膘一眼，马上就能下判断：“你病了？”

“你得了三分？”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她总是拿出她那万灵

药方：“没有什么可怕的！”

确实，在我生命伊始发生了那场事故之后，再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事了。

奶奶喜欢回忆她和最初的恋人分手四十三年之后，又重新相逢的往事。她说：

“晚年结婚有个好处，就是没有精力和时间再闹离婚。”

妈妈老是劝她不要走这“错误的一步”。

“这违反自然规律！”妈妈嚷嚷道，“大自然为一切都规定好了自己的期限。”

说到大自然，妈妈是内行，她是搞环境保护工作的。

“就是对周围环境，也得多加小心！”她开导奶奶说，“这象什么话？他一辈子都有老婆，现在倒要找个保姆了。”

妈妈不同意这门婚事，是因为她自己需要一个保姆。不过，我这么说也不大公道，因为需要保姆的首先是我。

这样，奶奶就没有再嫁。

“你做得对！”当我第一次听奶奶讲起这事的原委时，我说，“十七岁接的吻，能管到六十岁？他早到哪儿去了？！”

“同我一样，在自个儿家里。生活使我们分开了，后来又使我们重逢；我的丈夫死了，他的妻子也去世了。我们俩一经重逢，又都变得年轻起来。”

“那为什么……”

“那你呢？”奶奶打断我的话说。

此后我再也不提这类蠢问题了。

奶奶是爸爸的妈妈。

而妈妈的妈妈住在城市的另一头，她常打电话来指点应

当怎样抚养我：应当让我吃什么、玩几小时、睡几小时。她研究了所有新生儿的病例，通过电话与我的情况进行比较，做出结论，指出采取哪些措施来挽救我的性命。

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医生们提醒我父母说，我的脑子也能理解一些事，但我会长成为一个发育迟缓的儿童。这些预断我记住了，说明我那时候脑子已经懂一点儿事。不过只懂一点点儿……我行动困难，说话也费力。

奶奶为了照顾我，放弃了成家的幸福。

“妈妈，请您相信，我决不想多要任何东西！我只要求合法解决，”审判厅里那个又高又瘦的儿子还在苦苦哀求，

“所以我才到法庭来。到我们的、苏联的法庭来！它应当主持公道……”

我听不见他母亲的回答，就从门旁走开了。那个堵住门缝的满脸通红的胖女人还在喷烟。

“既合法又合理！”是的，这句话我很熟悉。

人们常说，每个人都应当有自己的生活目标。而且人们向往的目标往往很多，只有几个目标的人很少。可我奶奶打我出世那天起，的确就只有一个生活目标，那就是使我站起来——先是直义的，后是转义的。

奶奶原来是护士。她丈夫，就是我的祖父，在战争中牺牲了；当时他只有十九岁，在家里还算是孙子一辈的。

“瞧你总不相信自己能学会读书，”奶奶开导我说，“可我连不睡觉都学会了。没什么可怕的！我曾经整夜整夜守在病人床边。”

“整夜整夜的?! ”

“差不多，我尽一切力量照顾病人。有时候我留住他们，不放他们走。”

“上哪儿去？”

“上阴曹地府呗……同时，我也能多挣点钱。”

奶奶没对我讲为什么她需要加班挣钱。可有一回爸爸对我讲了：

“是为了使我穿得不比同班同学差，吃得也不比别人坏……还能看戏、看电影。”

奶奶也希望我“不比别人差”，这成了她的主要心愿。

她离开了她的医院。

“放弃自己热爱的工作——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我妈妈说。

“我，当然，一向工作惯了……”奶奶回答，“不过也没有什么可怕的。”

“何况家里也同样有所谓您职业范围内的全部工作。”

妈妈说话遣词造句总是准确得无懈可击。

请了不少科学博士、教授给我治病。我从早到晚吞服药片。在我身上又是搓揉，又是按摩。家里有个小孩得了慢性病，全家人都得围着他转，搞得大家都郁郁寡欢。爸爸和妈妈两人单独呆在一起的时候，好象除了谈我的病以外，再没有谈过别的。

他们俩焦急、苦恼，可是奶奶对待我就同对待一个健康人一样。

“没有什么可怕的！”她鼓励我，“连你的名字都是这



奥·科金 插图

个意思。”

我的名字叫维拉^①。

在所有给我治病的大夫当中，这位过去的护士才是真正的主治大夫。

我行走困难，但她却对我说：

“跑去把报纸拿来！”

我蹒跚着上楼下楼，但相信有一天我一定能学会跑的。

奶奶眼睛里流露出的不是怜悯，而是对病人的鼓舞：这双眼睛里既没有那种叫你灰心丧气的同情，也没有那种使你疑窦横生的眼泪和使你感到渺茫的空洞许诺；它总是要你相信：“没有什么可怕的。”

智慧的前额晒得黝黑，满头银丝没有半点杂色，这容颜更使人对奶奶的诊断和预言坚信不移。

我至今还记得，好长时间我都不会吐字发音：舌头僵硬，不听使唤。可是奶奶不管这些，没完没了地和我说话。她很自然地、有时是不容抗拒地引导我同她谈话，我的舌头也逐渐有点儿听使唤了。

可是有些大人的作法完全两样。他们当我的面谈自己的隐秘私事，好象守着个聋子。“当着她的面没关系！”我听见他们这样说。他们哪里会想到，这无异于硬要我相信自己发育不全。

我妈的同事——同她一起与环境污染作斗争的“战友”
安东·阿历克山德罗维奇常上我们家来。

① 维拉（Вера），俄语的意思是信心、信念。

环境污染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外表：他总是穿着象砂糖一样雪白的衬衫、高领绒线衫——有时是花的，有时是单色的，有时是短袖，有时又是长袖，都那么合身，象是商店橱窗里模型身上的服装。

随着年龄增长，我逐渐明白，人们在外表上都爱显其长而隐其短。

“人人都想显得漂亮。”后来我不止一次地想过，“这是人的一个主要癖好。”

安东·阿历克山德罗维奇有运动员的体型，这是他可以显示的长处，所以他不必麻烦裁缝，只消穿件紧身绒线衫就行。

他来总是有“公事”，这引起了我的警惕。虽然我当时刚满七岁，可我也想到，谈公事应当上他们工作的那个科学研究所去，而不是趁爸爸不在家的时候上这儿来。安东·阿历克山德罗维奇多半是在星期六和星期日来，当时爸爸总是在他的博物馆向参观者介绍古代艺术。

也许是我无意中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了。多年以后我才发觉，当我还是个不懂事的幼儿时，我就什么事都明白了。

“我和您干的是最时髦的工作！”有一天安东·阿历克山德罗维奇对妈妈说。

这个“我和您”使我取消了散步，呆在家里，也不顾奶奶还在院子里等着我……

安东·阿历克山德罗维奇每次都给我带来礼物，给我的时候总要大事张扬一番。可是我不吃他的巧克力：“甜得腻人！”我也不玩他送的布娃娃。他总想向我讨好卖乖，这也

使我感到不安。

他特别关心的是要我上院子里去呼吸未经污染的空气，然而他没有一次能把我送出房门。

一听到他说“今天外面天气好极了”，我就坐在房间的角落里，沉下脸，闷声不响。

他认为这是我极端痴呆的表现。

“要不要搞点进口药？譬如，日本的？”他建议说，“在这方面，治脑病方面，日本人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他终于对我的头脑痴呆确信不疑，于是便决心向我妈求爱。

“索菲娅·瓦西里耶夫娜……索涅奇卡^①！您仔细瞧瞧我的眼睛，莫非您一点也不明白？”

这时，我大叫起来……我一把抓住妈妈的手，把她往另一个房间拖，使她来不及瞧安东·阿历克山德罗维奇的眼睛。

“她全明白！您瞧见了么，安东·阿历克山德罗维奇？这不只是‘稍有好转’，毫无疑问是大有进步。她已经接近痊愈了。真是件喜事！是件大喜事呀！……”

这个“接近痊愈”可打乱了安东·阿历克山德罗维奇的全部计划，——他面色阴沉地表示高兴之后，就离开了我们家。

这天晚上妈妈上气不接下气地向爸爸讲述了全部经过：

“你想想，安东·阿历克山德罗维奇决心向我表白他的感情，当然，不是直截了当的，而是含含蓄蓄……地道的绅

① 索菲娅的爱称。